

(一)

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初探^{*}

一 “谈人色变”的局面一定要打破

在我国，不能谈论人和人性问题由来已久，早在 1966 年以前，有些哲学家谈了谈人的幸福、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就被当作宣扬修正主义的人性论加以批判；有些文学家提出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也应描写爱情和人情，就被扣上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有些伦理学家认为道德不但有阶级性，而且有继承性，也被指责为鼓吹抽象的共同的人性论。由此造成了一种很不正常的气氛，长期无人敢去碰人性问题，在这个学科领域造成了一片荒芜。到了林彪、“四人帮”猖獗时期，人性问题更成为言者有罪的禁区，谁如果说上那么一句主张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的话，那么“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地主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棍子必定打到你的身上；谁要是对他们那种灭绝人性的

^{*} 这是 1979 年 9 月给“建国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供的论文。

暴行不满，并在政策上纠正他们那种惨无人道的胡作非为，使干部和群众享有应有的民主权利，那么，“当代孔老二”的帽子就会飞到你的头上。真有点“谈人色变”的味道，不但人性、人道主义不能讲，连人和人生、人情和爱情也不准谈。人们噤若寒蝉，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谬论在现实生活中造成的恶果则更是惊心动魄。人性在某些人的身上确实是越来越少了，而兽性则大发作；人道主义被迫销声匿迹了，赤裸裸的暴行则泛滥成灾；同志之间的阶级友爱不讲，而代之以人与人之间的戒备、敌视；健康的爱情不准谈，而买卖婚姻和伤风败俗则猖獗一时；无产阶级的优良人性对某些人来说已不知为何物，而资产阶级的最极端无耻的个人主义、损人利己、好逸恶劳、尔虞我诈、颠倒是非、贪污腐化、贿赂公行、敲诈勒索以至残害人命等等道德败坏却畅行无阻。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对待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还讲革命的人道主义，可是在林彪、“四人帮”施展淫威的地方，广大干部和群众却横遭非人的虐待，甚至惨遭杀害。张志新烈士的惨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辽宁日报》发表的《一株美丽的奇花》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愤怒的控诉：“那些沐猴而冠的东西，操起屠刀，怕你在临刑前高呼‘共产党万岁！’用四个壮汉压住你的手脚，切断你的喉管，挑断你的声带，使你这个优秀共产党员，在临刑前，连喊‘共产党万岁！’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他们竟使用了比法西斯还法西斯的残暴手段，旷古未有的酷刑！”看了这样的报道，谁能不义愤填膺！

当我们冷静下来想一想这到底是怎样造成的时候，固然可以从中发现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制还不健全，得出需要健全法制的结论。但是，仅此而已吗？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暴行，应当说

同林彪、“四人帮”用极“左”的手法大批人性论、人道主义，毒化人们的思想——把残忍当作“革命”，也是大有关系的。

林彪、“四人帮”把所有涉及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东西都冠之以“地主资产阶级”的恶名，久而久之，于是在人们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人性、人道主义同地主资产阶级结成了不解之缘，凡提人性、人道主义，必定是地主资产阶级的，而无产阶级则似乎是根本不讲这些东西的。这是林彪、“四人帮”在人们思想中造成的一个很大的颠倒。其实，这反而是对地主资产阶级的美化和对无产阶级的诬蔑，是根本反马克思主义的，也是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这种“谈人色变”的局面必须打破，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必须大力开展。

人类从它产生了意识的时候起就开始了对自己本性的认识活动，可以说关于人性问题的学说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学科。费尔巴哈说：“只有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性当作对象的那种生物，才具有最严格意义上的意识。”而在他看来，意识则是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什么地方有意识，什么地方就有从事科学的才能。科学是对类的意识”^①。这就是说，在费尔巴哈看来，人类一旦有了意识，就开始了对“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性”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费尔巴哈不是以劳动而是以意识作为人与动物区别的标志，是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但他认为人类一经具有了意识就开始了对自己本质性的研究的观点，则是符合事实的。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也作过论述，他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 1962 年版（下同），下卷，第 26 页。

认为劳动是人类同动物区别的根本标志，而在劳动中人类产生了语言和意识。在人类产生了意识的同时就开始了对自己的“自我意识”。^① 人类自从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后，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关于人性善恶问题的争论持续了几千年，表现人性的文学艺术作品，研究人性问题的哲学家，层出不穷。既然人性问题是一个如此古老、如此引起人们广泛兴趣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应该将它排除在自己的研究之外。

我们今天来开展关于人性问题的研究，不但对肃清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流毒，澄清由他们造成的思想上的混乱和颠倒，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恢复人性、人道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本来应该占有的地位，也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学术意义。

在现代科学中，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有多种学科：有从人类起源和发展的角度研究人的人类学；有从人种的起源、区分和演变角度研究人的人种学；有从生物学角度研究人的人类生物学；有从生理学角度研究人的人类生理学；有从医学角度研究人的人类医学；有从遗传学角度研究人的优生学；有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人的人类心理学；有从美学角度研究人的人体美学；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同研究人有关的新兴学科，例如遗传工程、人工智能、信息论，等等，所有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都从不同的侧面为从哲学上研究人及其本性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哲学上研究人及其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一版（下同），第 20 卷，第 375 页。

本性，又可以推动这些学科的向前发展。上述有些学科在我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有的（例如优生学、心理学、人体美学）甚至成了禁区，这同对人性论的极“左”的、过火的批判不无关系。一旦我们肃清了极“左”流毒，从哲学上正确地阐明人性问题，必将推动上述学科的迅速发展。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哲学上研究人及其本性，同上面所提到的这些学科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仅如此，从哲学上研究人及其本性，还同历史学、伦理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无产阶级的伟大文学家高尔基曾经说过，他毕生所从事的工作是“人学”，在我国文艺界也曾流行过“文学是人学”的说法，并且提出无产阶级的文艺要表现革命的人性美，要为培养具有崇高的理想、高尚的道德和情操、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代新人服务。由此可以看出，从哲学上研究人、人性及其发展规律，对之作出马克思主义的阐发，对于我们的文学艺术的创作，是多么的重要。再拿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问题来说，也同人和人性问题的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克思说：“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①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回击考茨基攻击俄国工人阶级不了解生产的重要性时，曾十分赞赏蔡特金批判考茨基时说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486 页。

话——“生产是为了人，而不是相反”。^①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
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就
涉及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人的需要、人的幸福等等问题。我
们现在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对于人及其本性的
研究同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生态
平衡、环境保护等学科就要研究怎样在适应人类本性的条件
下推广和使用现代科学技术。

不但社会主义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广、使用存在一个
目的性的问题，而且社会主义革命也同样存在一个目的性的
问题。我们出生入死、流血牺牲搞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为革
命而革命，为牺牲而牺牲，而是为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自身
的解放和幸福，并进而解放全人类，使全人类都过上幸福的人
的生活。因而从哲学上研究人和人性问题，对于社会科学许多
学科的发展 also 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批判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但是并不
否认人性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且认为它是发展的、变化的。我
们为了正确地认识它，并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能动地改造它，就
不应该拒绝去研究它。我们只有具体地、深入地、历史地研究
了人性问题，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问题的系统理论，
才能真正战胜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有人说，修正主义者常常鼓吹要研究人的哲学，现在你
肯定地歪出要研究人性问题，怎样才能同他们划清界限呢？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一版（下同），第 29 卷，第 361 页。

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界限，根本不在于他们说要研究人的哲学或人性问题，我们就应当拒绝去研究。这样去划界限是形而上学的、愚蠢的。人、人性既然是客观存在的，修正主义者可以去研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就不能去研究呢？问题根本不在于研究不研究，而在于怎样去研究，用什么样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合乎客观实际，符合客观真理，还是不合乎客观实际，违背客观真理。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意见是不能同意的：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关于人性的论述，并主张用资产阶级的入学、人本学去补充马克思主义；另一些人则根本否认马克思主义也要研究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不准谈论人的需要、人的幸福和人的权利。这两种意见都是错误的，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讨论。

二 马克思主义用阶级论批判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但是阶级论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问题的全部理论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只讲人的阶级性，不讲人性的。这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有大量的关于人性问题的论述，为我们研究人性问题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从分析劳动

的异化*入手剖析了人性的异化，并通过对劳动和人性异化的分析揭示了私有制剥削的实质。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下，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这一事实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①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像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一样。劳动者耗费在劳动中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的、与自身相对立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便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便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便越少。劳动者把自己的生命贯注到对象里去，但因此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是属于对象了。而贯注到对象中去的生命则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力量同他相对抗。对劳动者说来，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自己在劳动过程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马克思说：“如果说劳动产品不属于劳动者，并作为异己的力量与劳动者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别人而不属于劳动者。如果说劳动者的活动

* “异化”一词，最早是在 17、18 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和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出现的，后来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用得更加广泛。马克思也频繁地使用过“异化”概念，并赋予它以新的内涵，在其写于 1863 年 7 月的 [资本论] 第 1 册第 6 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的手稿中，还对“异化”概念作过哲学意义的界定。在讲到劳动的异化过程时，马克思说：“这是物质生产中，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因为它就是生产过程）中与意识形态领域内表现于宗教中的那种关系完全同样的关系，即把主体颠倒为客体的及反过来的情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9 卷，第 49 页）

① 《1844 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下同），第 44 页。

对他本身说来是苦恼，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别的什么人带来享受和欢乐。^①这个在劳动者的苦恼的基础上得到享受和欢乐的是谁呢？他就是不劳而获的剥削者。马克思正是透过这种物对人的统治的现象揭示了私有制下人对人统治的本质，并由此得出结论，要解放劳动和劳动者——消灭劳动的异化和人的异化，就必须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关于人性异化的学说，虽然在所使用的术语方面带有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影响的痕迹，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马克思通过现实的劳动的异化来说明人性的异化，就使“异化”这个范畴获得了崭新的唯物主义的涵义。

马克思的关于人性问题的理论不但同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人性论有着本质的不同，而且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人性论也有着原则性区别。在黑格尔那里，人的本质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因此，人的本质的一切异化都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费尔巴哈虽然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费尔巴哈反对从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反对把这些人当做在历史上行动的人来研究。他所崇拜的是抽象的人。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的工作，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一切人都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负担者，人性是受具体的阶级关系制约和

^①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 53 页。

决定的。他们在《神圣家族》中强调地指出，资产者和无产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①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肯定方面”，从他们那里产生维护私有制的要求和行动，而无产阶级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方面”，从他们那里产生消灭私有制的要求和行动。

对于违反人性的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不是用合乎人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人类之爱”和“类的平等化”等等说教所能改变的。正是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人性论作了尖锐的批判，指出：“毋庸讳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因而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因此，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癧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病的贫民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便不得不诉诸‘最高的直观’和理想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和条件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页。

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符合人性发展的要求，而且发现了推翻这种违反人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他们指出，由于无产阶级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生活条件，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所以无产阶级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②

马克思主义用阶级论批判了资产阶级所宣扬的那种超阶级的、共同的、抽象的人性论，但是，能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问题的理论就是阶级论呢？我认为，不能这样说。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性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阶级社会。马克思主义还要研究人性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发展的，它的发展的动力即内在矛盾是什么，它是沿着什么样的发展规律前进的，有阶级性的人性是怎样从无阶级性的人性发展来的，有阶级性的人性又怎样发展到无阶级性的人性去，等等。总之，人性是有自己的发展史和发展规律的，只是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问题的理论就是阶级论，显然是片面的，不科学的。

那么，到底什么是人性？我们知道，人类是从类人猿进化来的，也就是说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它同动物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所谓人性，就是人同动物的本质性的区别。把人同类人猿区别开来的一个根本的标志就是会制造工具、能从事能动地改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页。

造客观环境的劳动。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人通过劳动改造了自然的本性，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本性。人类在劳动的基础上产生了人之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系列的特性、特征，例如语言、意识、思维能力，以及与这些能力密切联系着的具有理性、能动性、创造性的自觉的实践活动；区别于动物本能的具有人类文明特征的男女性爱和对于衣、食、住、行等等的需要；人在处理人同自然、人同人的关系的过程中形成的思想、心理、情感、情操、品德，等等。人的本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生产劳动的发展过程而不断地发展着、丰富着。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中所说：“人的本性”是“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① 马克思还说：“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②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地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的‘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③ 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性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人是什么样的，是由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与生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669 页。

同上书第 46 卷〔上〕第 494 页。

同上书第 3 卷，第 43 页。

力的性质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决定的。人们生产什么、用什么工具生产、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什么样的关系，决定每个历史阶段人的本性。所以，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

对于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我认为有一种理解是值得商榷的。有人把马克思的这句话解释为只是讲人的社会性，而把人的社会性又仅仅理解成为就是指人的阶级性，把马克思的这句话作为论证人性就是阶级性的一条重要的理论根据。这是对马克思的这句话的曲解。1955年3月周恩来同志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引用了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后解释说，马克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本质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当代历史进程中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反映，是时代潮流的产物，也必然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②周恩来同志的这种理解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把马克思的上下文联系起来看，这句话的含义是很明白的，讲的是人的本质是怎样形成的问题。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而把人的本质又主要理解为单个人先天固有的那种生物学、生理学意义上的种种特性。马克思针对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是怎样形成的这种非科学的解释，指出人的本质不是这种单个人先天固有的生物学、生理学意义上的抽象的东西，而是人的社会关系的产物。马克思所讲的人并不单指阶级社会中的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下同），第 1 卷，第 18 页。

② 参阅 1980 年 1 月 8 日《人民日报》吕正操同志所写《永远怀念周总理》一文。

而是包括了有阶级社会和无阶级社会中的所有的人；马克思所讲的“一切社会关系”更不是仅仅指阶级关系，它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如果把它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的总和是形成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的论述联系起来理解，那么，这里不仅包括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生产关系，而且包括人在生产过程中人同自然界（进入人类社会以后，自然界也已不是单纯的自然界，而是日益人化了的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内容也是十分丰富的，如果简单地列举一下，它就包括两性关系、亲子关系、家庭关系、宗教关系、民族关系、阶级关系、国家关系等等，而在这些关系中又包括经济、政治、法律、道德、思想、文化、宗教、习惯等等丰富的内容。人的本质就是由这一切关系的总和决定的。因此，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并不只是指阶级社会中人的本质；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不仅仅指人的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性不断改变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十分强调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但是，为了同资产阶级的辩护士把阶级、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说成是永恒现象的谬论划清界限，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阶级和阶级斗争都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范畴。为了防止产生误解，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上，在“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句话中，特地加了一个注解，指明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换言之，就是指阶级社会的历史。阶级社会，在整个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只是短

暂的瞬间，那么，对于整个人类历史应该怎么说呢？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明确地指出：“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①

阶级只不过是人的一些发展阶段，而整个人类的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不断改变的历史，因此，我们可以说，有阶级性的人性只是人性发展的一些阶段；阶级论只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问题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

三 人性是人的自然之性和社会之性、共性和差别性（个性、特殊性）的对立统一

我们说，在阶级社会里人性带有阶级性，那么，是否能说阶级性就等于人性，只要研究人的阶级性就行了呢？我以为，这样说也是不完全的。

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人不可避免地属于某一阶级，从而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一阶级的阶级性。但是，阶级性只是阶级社会中人性“肌体”上的“烙印”，而不是它的全部。人性具有复杂的丰富的内容，不能把它简单化。人性有自然之性，有社会之性；有共性，有个性。人性是在人的自然之性和社会之性、共性和差别性（包括个性、特殊性）的对立统一中运动和发展的。

人性，无论是它的自然之性还是社会之性，都是在劳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74 页。

中，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它们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发展的。这种变化、发展的动力就存在于人本身的自然之性和社会之性、共性和差别性的矛盾之中。

刘少奇同志在《人的阶级性》一文中曾经说过“人有两种本质”，一是“自然本质”，指人的体质、聪明、健康、本能等；二是“社会本质”，指人的心理、思想、意识、观点、习惯及其要求等。刘少奇同志把人的本质或本性区分为“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是有道理的，值得重视的。

费尔巴哈主要从“人是自然界的产物”的观点去考察人，认为人的本质主要是他的自然属性。他眼中的人主要是生物学、生理学意义上的自然存在物，而很少看到人的社会属性。这种观点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走到另一个极端，根本否认人是具有自然之性的，那同样也是错误的。在林彪、“四人帮”猖獗之时，有人无中生有、强词夺理地说：“刘少奇所谓人的‘自然本质’，就是把资产阶级的一切卑鄙的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疯狂的占有欲等，说成是天赋的、普遍的东西。”他们还武断地说刘少奇把人的本质区分为“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是“胡说”。这种批判是蛮不讲理的，也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正是马克思早就论述过人的自然之性，以及人的自然之性和社会之性的关系。

关于人的自然之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一方面赋有自然力、生命力，是

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是作为秉赋和能力、作为情欲在他身上存在的；另一方面，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①

但是，人又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仅仅具有自然之性，它同时还是社会存在物，具有社会之性，也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类的存在物”，^②“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亦即当我从事那种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才能直接同别人共同进行的活动的時候，我也是在从事社会的活动，因为我是作为人而活动的。不仅我进行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借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是作为社会的产物给与我的，而且我自身的存在也是社会的活动；因此，我用我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用我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身是社会的存在物”。^③

人的自然之性和社会之性，即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这两者之间并不是互不相关的，而是对立统一的。马克思以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为例来说明人的自然之性和社会之性的对立统一关系。两性关系一方面是人的自然之性，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了的，但是另一方面，在不同的社会中它又具有不同的社会性。

人性，不是抽象的、空洞的存在，而是在人的自然之性和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 120 页。

② 同上书，第 122 页。

同上书，第 75—76 页。